

棟亭集笺注

〔清〕曹寅 著
胡绍棠 笺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豈可多亦如法往
 况復此舍誠難得
 志忘儀刑夜刻不
 坐詩書吏許重端
 悅笑石場姓香自
 倒傾有來道人必
 用臨奎吹筆筆
 水部書於先生懷
 諸王
 見酒老世金先生
 施世錦

ISBN 978-7-5013-3544-2



9 787501 335442 >

定价：45.00 元



斜陽雨霽半欄干

風過樓臺四壁清

薄
〔清〕曹寅 何著

胡紹棠 箋注

寥
寥
已
地
閣
山

杜
杜
江
江
山

物
張
張
興
興
白

七
水
郭
文
章
子
建
波

甚
昭
已
烟
千
年
大
浩

傳
作
賦
聲
得
逢
未
竟
秋

孤
我
於
二
妙
心
能
覺

棟亭集箋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棟亭集箋注/ (清) 曹寅著; 胡绍棠箋注.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13 - 3544 - 2

I. 棟… II. ①曹…②胡… III. ①古典诗歌 - 注释 - 中国 - 清代②古典散文 - 注释 - 中国 - 清代 IV. 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423 号

书 名 棟亭集箋注

著 者 (清) 曹寅著; 胡绍棠箋注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 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2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3544 - 2/K · 1550

定 价 45.00 元

序

张庆善

胡绍棠先生积历年之功完成《棟亭集笺注》，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成就，因为到目前为止《棟亭集》尚无注本问世，绍棠先生的笺注本则是第一本。这项工作不好做，但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又非常需要。古人说“知人论世”，我们要真正地了解 and 认识《红楼梦》，就不能不更多地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当然也包括他的家世。而在曹雪芹家世中，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研究曹寅，研究他最主要的作品《棟亭集》，这对我们了解《红楼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了解曹寅及其曹家由盛而衰的巨大变故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了解曹雪芹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性格，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无不是作家人生体验和感悟的结晶，《红楼梦》更是这样。《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但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红楼梦》中的许多素材就直接来源于曹家的生活，比如元妃省亲，就是从康熙南巡化出来的。《红楼梦》第十六回写到贾府忙着修建大观园，准备迎接大小姐元春回来省亲，赵嬷嬷回忆当年“太祖南巡”，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又说独江南甄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里说的“江南甄家”无疑是“江南曹家”的影子，而正是在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时候接驾了四次。曹家在曹寅的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曹寅四次接驾康熙皇帝，使曹家享受了无比的荣耀，正如《红楼梦》中描写元春省亲时的情景一样，可谓“烈火烹油，

鲜花着锦”之盛。然而，好便是了，也正是因为曹寅四次接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亏空，从而埋下了衰败的祸根。真是兴也曹寅，败也曹寅。过去关于曹家败落原因的研究，有政治原因说、经济原因说及骚扰驿站说三种观点的讨论，其实单纯地说曹家败落是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或骚扰驿站，都很难解释清楚曹家败落的因由。应该说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曹寅因接驾造成的亏空，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曹寅本身，早就感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虽然康熙十分清楚曹寅亏空的真正原因，但还是不止一次地提醒曹寅要千万小心，曹寅也深知关系重大，至死也因亏空事而不能瞑目。但在康熙一朝，因有康熙皇帝的庇护，曹家并没有出事。当康熙去世，雍正上台，失去了靠山的曹家，亏空的危机就凸现出来了。在政治上雍正并不信任继曹寅、曹颀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頔，对他没什么好印象，说曹頔“向来混账风俗惯了”“原不成器”，甚至怀疑他“乱跑门路”“坏朕名声”。所以曹家败落的原因不能排除政治的因素，改朝换代对曹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亏空则是导致曹家败落的主要原因。雍正上台，大刀阔斧地整治吏治，其中清查钱粮、清理亏空是重要的方面。雍正虽然对曹頔没什么好看法，但并没有像对待李煦那样很快就查抄流放，而是要他如数补足亏空，给了曹頔一个机会。直到雍正五年出了骚扰驿站的事情，才查封了曹家的财产。但曹家比李煦家幸运的多，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还拨给了十七间半房子，让曹家在北京还有个地方住。看来雍正对曹家是手下留情了。曹家虽说在曹頔身上彻底败落了，但根子在曹寅的时代就埋下了，问题还是出在亏空上，骚扰驿站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或是由头。研究曹家兴衰的命运，曹寅是个关键。曹家兴衰的巨大变故毫无疑问对曹雪芹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曹寅对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创作是很重要的。

曹寅对曹雪芹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学者们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曹寅在曹家兴衰变故中的重要作用，还有的就是曹寅本身的才华、喜好、交游和思想。曹寅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谓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他不仅诗文在清代有一定的地位，而且熟知经史，精通理

学，对禅宗道家也深有理解。曹寅还是一位剧作家，创作有传奇《续琵琶》、《虎口余生》及杂剧《太平乐事》、《北红拂记》等。他的绘画书法也很有造诣。几年前曾有一位年轻的收藏家到《红楼梦学刊》编辑部来，给我看过他收藏的曹寅画的册页，一共六幅，画的都是山水，我感觉画得不错。据一些专家鉴定认为是真品。曹寅还是一位藏书家，据《楦亭书目》著录，曹寅藏书共有3287种，其中说部就有469种。这只是著录在册的，他的友人张伯行说他“经史子集，藏书万卷”，这是可信的。曹寅甚至还能粉墨登场，其友人张大受《赠曹荔轩司农》诗中说：“多才魏公子，援笔诗立成。有时自粉墨，拍袒舞纵横。”看米，曹寅不止是一个官僚、文人，还是一个才华横溢、兴趣广泛的人，他这些方面会不会对他的孙子曹雪芹产生了很大影响呢？我们读《红楼梦》常常被作者的才学知识所震撼，常常感叹曹雪芹怎么什么都懂啊！无论是建筑、诗词、服饰、饮食，还是医药等等无不精通。俞平伯先生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说，《红楼梦》怎么能是一个人创作的呢？一个人怎么能创作出一部《红楼梦》呢！俞老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红楼梦》不可能是曹雪芹一个人创作的，而是对曹雪芹多方面的才华感到不可思议和由衷的敬佩。曹雪芹当然是一个天才，但天才并不是天生的，天才除了本人的天分之外，后天的学习努力则是不可缺少的，而家学的渊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曹寅去世时，曹雪芹还没有出生，但有这样一位祖父，对曹雪芹产生影响是不奇怪的。

曹寅在思想上、精神上是否对曹雪芹有过什么直接的影响呢？这是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上生先生在《〈楦亭集〉与〈红楼梦〉》一文中就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楦亭集》与《红楼梦》的关系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们是祖孙二人的精神载体。认识曹雪芹对乃祖思想性格和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扬弃，有助于对《红楼梦》内在意蕴的深层把握”（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在这篇文章中刘上生先生首先就注意到了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一脉相承的爱石情结和石头意象在他们各自书中的突出地位，并分析了曹寅诗中表现出的自由心性、不材之愤和反奴意

识及其对曹雪芹的影响。对刘先生的具体观点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绍棠先生的《棟亭集箋注》同样对曹寅诗中反映出的思想人格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棟亭集》中的许多诗文是曹寅生活和思想的直接反映。从《棟亭集》我们可以了解曹寅的思想、为人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作侍卫时奉差奔劳的艰辛与感慨，有欲建功业而又科第无门的抑郁，有宦途受挫时的委屈与恐惧……从《棟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寅独特的身世经历，独特的身份地位使他形成独特的处世态度，他的上升、腾达，以及晚年对于身后的败落与萧条的隐约预感。”曹寅这些生活的感受和人生体验，是否影响和启迪了他的孙子曹雪芹的心志，从而加深了曹雪芹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绍棠先生的《棟亭集箋注》不仅是一般的古代诗文集的注本，或者说是一本红学资料书，而且是一本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书。绍棠先生除了注重诗词文意的注解诠释之外，还特别注重与曹寅经历交游有关内容的挖掘与阐释，还解决了不少有关曹家家世和曹寅生平经历中以往研究尚未提到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关于顾景星与曹寅的舅甥关系、关于曹寅的弟弟曹宣生年的问题、关于曹寅丧妻及续娶的时间问题、关于曹玺故后曹家所遭遇的政治挫折问题等等，绍棠先生或有新材料的发现，或有新的认知，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研究曹雪芹家世，是红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胡适开创新红学以来，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红学新时期，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成果更多也更为深入，从而奠定了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基础。绍棠先生的《棟亭集箋注》毫无疑问是红学的重要成果，我们期盼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学术成果出现，从而使我们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有进一步的认识。

是为序。

2007年5月2日于江苏丰县

前言

《棟亭集》是清康熙间刊刻的曹寅的诗文集。

曹寅的诗文创作，在清初众多的文人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吸引我们对其迫切关注的要因，乃在于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因为据考证，曹雪芹乃是曹寅之孙。这显然会引出诸多问题和思索。

为了研究《红楼梦》，我们需要对作者生存的时代社会背景和家世生平经历有尽可能多的了解。《红楼梦》问世 200 多年来，人们一边阅读品评《红楼梦》，同时也不断地对它的作者生平及家世经历进行着考索与研究。近年来，曹雪芹家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一系列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已使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曹家由汉入满，沦为包衣，又以军功起家，兴旺发达，最终又迅速败落的历程。

曹家先世本来是汉人。始祖曹世选（又名锡远），著籍襄平（今辽阳），后来到沈阳作官，便在沈阳安了家。可能是在明熹宗天启元年（即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带兵攻占沈阳时，曹世选被掳归附。而到天聪四年，曹世选之子曹振彦隶佟养性属下的“汉兵”。可能是天聪六年佟养性死后，曹振彦又归属于多尔衮，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天聪八年，曹振彦在战斗中立功。《清太宗实录》卷十八明确记载：“天聪八年甲戌，墨尔根戴青贝勒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吴三桂在山海关外威远城投降多尔衮，曹振彦随大军一起入关。

曹振彦之子曹玺（即曹雪芹曾祖），年轻时习武修文，很有才

干，顺治六年（1649）前就当上了侍卫。同年和他的父亲曹振彦一起参加了平姜瓖之叛的战斗，又因为作战有功，被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到顺治九年，曹振彦也从山西吉州知州升任阳和府知府。

曹家从曹玺开始，非同一般地兴旺起来。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顺治第三子玄烨（即后之康熙皇帝）降生。曹玺的夫人孙氏被选为玄烨的保母。稍后，曹玺便升为内务府郎中。康熙二年（1663），被简放为江宁织造。康熙十六、十七年，曹玺两次受到玄烨召见。因面陈江南吏治极为详剖，玄烨对他颇为赏识，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并赐御书“敬慎”匾额。

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故后，玄烨很快将他的儿子曹寅提升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后于康熙二十九年简任曹寅为苏州织造，三十一年，转江宁织造。

曹寅与康熙皇帝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这不仅因为他的嫡母曾经做过康熙的保母。而且，他在十二岁时就入选进宫做玄烨的佩笔侍从。后又当上了御前侍卫。十九岁擢仪卫，迁仪正。二十岁至二十六岁这段时间内，曹寅还曾兼任过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曹寅出任织造后，更是身膺重任，迭荷殊恩。论职务，曹寅虽仅身为织造官，却具有康熙特许的专折奏事之权。从现存的表章奏折看，内容所及，凡属江南的吏治民情、米价涨跌、墒情雨水、收成丰歉，……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玄烨南巡，均由曹寅主持接驾，并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从康熙四十年开始，曹寅连续八年承办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五关铜觔。自康熙四十三年始，曹寅与李煦又奉旨轮番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这些都是牵涉国家经济命脉的要职。康熙四十四年，因捐修宝塔湾行宫，尽心公务，勤劳奔走，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又奉旨于扬州开局，主持刊刻《全唐诗》。不仅如此，康熙对曹寅的母亲及子女也格外优待。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曹寅奉母陛见，玄烨“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并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曹寅的两个女儿都由康熙皇帝亲自指婚，四十五年，长女曹佳氏嫁平郡王讷尔苏，四十八年，

次女又嫁某王子。曹寅之子曹颀从小就受到玄烨的殊遇，长成又很受器重，以致曹寅故后马上补放他为主事，继任江宁织造。曹颀故后，玄烨又令曹荃第四子曹頔承嗣袭职。总之，到了曹寅这一代，这个以军功起家的包衣世家，已俨然成了“家世华胄、位望通显”的贵族。曹寅又能诗词，喜剧曲，富藏书，广泛结交知名文士，所以曹寅时代的曹家不仅富贵繁华达到了顶峰，而且富有文化艺术气氛。然而，在曹寅去世后的十五年（即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就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的罪名，下令将曹頔撤职抄家。曹寅竭力经营的赫赫扬扬的贵族之家顿时如大厦倾颓。曹雪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且是在他的少年时代经历了那场由盛而衰的大跌落。家世的兴衰巨变，使他备尝凄凉。曹寅时代的风月繁华和大厦倾圮之后冷落萧条的对照，饴甘饔肥的富贵温柔和罪人后裔的苦难辛酸的巨大反差，在他少小的心理中埋下了深哀巨痛，同时也启迪了他的心智，使他对社会、人生有了格外深刻的认识——这就是贯穿在《红楼梦》中的那种饱和着历史感受和人生体验的哲理与诗情。所以，如果没有曹寅，没有曹寅时代的曹家，中国文学史上或许就不会有《红楼梦》；而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曹寅时代的曹家和曹寅本人的生平经历，应该是一个重点。

二

要了解曹寅的人生经历、事业作为、思想人格，除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和相关的史料之外，《楝亭集》是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依据。

《楝亭集》中的诗文，是曹寅一生经历的直接记录。正如杜芥为曹寅《舟中吟》作的序言中所说：“诗者，曹子不可须臾离者也。曹子以诗为性命肌肤，于是导之、引之、抑之、搔之，辗转反侧，恒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从青年时代直到逝世，他几乎从未间断过诗词文的写作。他自弱冠为“佩笔侍从”至为侍卫，作内

务府郎中，后又任织造，接圣驾，兼巡盐，办铜觔，主诗局……在官场的倾轧沉浮、出处进退中，一直做到三品大员，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总之，我们从《棟亭集》中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人生轨迹。

《棟亭集》中的许多诗文是曹寅生活和思想的直接反映。从《棟亭集》我们可以了解曹寅的思想、为人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作侍卫时奉差奔劳的艰辛与感慨，有欲建功业而又科第无门的抑郁，有宦途受挫时的委屈与忧惧，有官事休暇时的闲适与惬意，有他对多种艺术的倾心爱好与赏鉴品评，有与诸多友人的交游唱和；而那许多题画咏物之作，则更多地寄寓了他别样的意趣和情怀。从《棟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寅独特的身世经历，独特的身分地位使他形成独特的处世态度，他的上升、腾达，以及晚年对于身后的败落与萧条的隐约预感。

曹寅的知识面非常广，诗、词、文、赋、戏曲之外，善书法，懂绘画，喜收藏，精鉴赏。此外还学天竺书，通佛理、懂道教，至于茶、酒、卜筮、歌舞伎艺，亦无不通晓。他自弱冠为“佩笔侍从”至为侍卫，可谓文武全才。不仅娴于弓马骑射，而且熟谙朝章国体，以及扈驾随行的要务与进退仪礼。出任织造后，兼巡盐，办铜觔，……可知他不仅要懂丝织业的匠作技艺和管理，还要懂经济。从《棟亭集》中我们更可以看到曹寅对文学艺术的深挚爱好和多方面的修养。他与文坛与艺坛各层次的人物的广泛交往，以及一系列创作出版活动，更是康熙中后期文坛状况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那些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之作，不仅表达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理想，同时也是钩稽曹寅生平和曹家史事以及相关友人事迹乃至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重要资料。

曹寅作为清初诗人的一家，其《棟亭集》固然有其学术研究价值；而从红学角度看，对于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棟亭集》又具有可贵的历史资料价值。因此，通过《棟亭集》的研究来了解曹寅，了解曹寅时代的曹家，从而对于《红楼梦》产生的背景有更清晰的呈现，就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尤其必要；而通过《棟亭

集》的研究来考见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显然也并非是想奢望。

曹寅生前曾多次编订自己的诗文集，如据邓汉仪编《诗观二集》所收曹寅诗，知其康熙十七年前有《野鹤堂草》；据顾景星序，知其康熙十八年编有《荔轩草》；据《瑶华集》知其康熙二十五年前有《西农词》；据杜芥序知其康熙二十七年有《舟中吟》；据朱彝尊序可知康熙四十四年有《楝亭先生吟稿》，同年曹寅表兄顾昌收集其刊落诗题为《别集》，但这些集子今已无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存目：“《楝亭诗钞》五卷，附《词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曹寅撰。……其诗一刻于扬州，计盈千首；再刻于仪征，则寅自汰其旧刻，而吴尚中开雕于东园者。此本即仪征刻也。”又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十四，别集类（顺治至康熙）：“《楝亭诗钞》六卷，《词钞》一卷，千山曹寅撰。康熙己丑精刊，有王朝璫序。据序称：楝亭诗集千首，自删存什之六，广陵诸同志以诗请益者，既手钞付梓矣。既而楝亭重加精采，又去三分之一，并诗余一卷，命小胥录置案头，聊共吟玩。真州吴尚中力请以归，别于东园开雕。此诗钞所以有两刻也。《四库存目》载诗五卷，词一卷。”据此可知，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曾刊《楝亭诗钞》六卷，《词钞》一卷，刻于扬州，有王朝璫序；又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吴尚中刻于真州东园。然此二本今皆未见。

康熙五十一年，编定《楝亭诗钞》八卷，次年其门人弟子郭振基、王朝璫、唐继祖等录其刊落之作及未刊之文稿，汇编为《楝亭诗钞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合为《楝亭集》。我们此次标点注释所依据之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的。该书扉页说明：“原书版框高 190 毫米，宽 140 毫米”，版口印有“楝亭诗钞卷……”字样。此书字迹刻写秀美，刊印精工（惟《楝亭诗钞》卷七后面几首诗和卷八笔迹略粗，似非一人所写）。金埴《不下带编》记载：曹寅“素耽吟，擅才气。内廷御籍，多命其董督，

雕镂之精，胜于宋版，今海内称‘康版书’者，自曹始也”。此本确与曹寅主持刊刻之《全唐诗》相类，应该是收辑曹寅诗文最多而最接近原作的刻本。

此本目录及内文有差讹数处，如：《棟亭诗钞》卷二《甲戌仲夏二十二日……》以小序代题；《棟亭诗钞》卷三目录有《送陈吉士》，而卷内正文题目则为《送程吉士》，其所唱和者盖与《棟亭诗钞》卷二《赠程吉士》为同一人；《棟亭诗钞》卷七目录有《东田诗（有引）》，而卷内正文则有引缺题；《棟亭诗别集》卷一《咏红述事》诗有挖改，“弹箏银甲染，刺背□□圆”，缺二字；《棟亭诗别集》卷三《冬来为宿逋所累……》、《曩逢月令寒曹支給……》，皆以小序代题；又《棟亭诗别集》卷三《玉山僧院牡丹》诗与《棟亭诗钞》卷三同题重出；《棟亭诗别集》卷三《送梦公北上》诗，与《棟亭诗钞》卷五《送梦庵北上》诗，文字全同；《棟亭文钞》目录，缺《题玉峰相国感蝗赋后》题目。凡此种，均不另作校勘记。原底本有正文而目录中缺题目者，则据诗文前题目增补之；有的诗以小序代题目者，一仍其旧，不再立题；有的诗目录中有题而诗前无题者，则据目录加上题目；《棟亭诗别集》中诗与《棟亭诗钞》重出者，为省篇幅，将其删除。再如《棟亭诗别集》卷四目录《赋得桃花红近竹林边和涧侄韵》，较正文题目《赋得桃花红近竹林边和竹涧侄韵》缺一“竹”，则据正文径改之。

我们的整理工作，除给原文加标点和将已不多见的异体字径改为现今通用字外，尽量保持底本原貌。笺注方面我们主要作了两方面工作：曹寅诗词好用典故，我们在注释当中尽量注明词语出典。个别生僻词语亦注出音义，但一般不作字句串讲，俟诸读者自己理解、品味，此其一。其二则是用解题说明作诗缘由，用解题和注释参互说明与诗文相关的曹寅经历和曹家史事，又以有关史籍笺证书中本事，必要之处以精练的文字加以考辨；并尽量搞清诗中所涉及的时地人，适当引据清人诗文集相印证以见其交游往还之迹。第一方面，意在有裨于读者对曹寅诗文作品的理解和评价；第二方面则

在于尽可能深刻发掘曹寅诗文的资料价值。

三

我在完成此注本过程中，于曹寅家世生平研究方面，时有惊喜，颇多收获，解决了许多有关曹家家世和曹寅生平经历中，以往的研究尚未触及或虽已提到但尚未确解的问题。这些收获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新资料的发现，二是由于新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以下略举数端。

其一，曹寅与顾景星的甥舅关系以及曹寅生母问题的进一步考定。

关于顾景星是曹寅之舅父，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早已提出，惜未作专文考证。如该书《史事稽年》康熙十八年，引录顾景星《荔轩草序》后按语中说：“序引李白赠高五诗，乃隐指舅甥故事。”又于康熙二十一年引录顾景星《怀曹子清》诗后按语说：“按诗云：‘伐阅东曹冠，官阶内府除。’颇似曹寅本年已在内务府为官，……中又云：‘情亲何缱绻’，考顾景星孙湛露为顾昌撰《行略》，中有：‘公（按指曹寅）时织造江南，兼盐漕务察院，前与征君（按指顾景星）燕台雅集，舅甥契谊’云云，乃知曹顾实属亲戚，而非普通朋友。按诗中‘老我’、‘多君’二句明用《世说·品藻》王济谓其甥卫玠‘珠玉在旁，觉我形秽’故事；《白茅堂集·张士伋序》亦云：‘而今直指使者巡嵯曹公为先生宅相。’宅相亦仅系外甥之代词，似无别解。如是则景星与寅确属舅甥无疑。然寅母姓孙氏，且辽沈旗人，如何能与蕲州明逸民人士联姻？实不易解。其事颇堪注意，于了解曹氏家世有重大关系。记以俟博雅更详之。”在康熙三十九年引录曹寅《舅氏顾亦方先生拥书图记》后云：“口气恳恻，舅甥之谊，信而可见也。”

朱淡文《曹寅小考》则对顾景星与曹寅的舅甥关系，作了详细的考证。文章通过《荔轩草序》和《怀曹子清》诗的用典、语气以及顾景星自撰家传《先妣李孺人行状》等史料的考索，确定

曹寅生母顾氏盖为顾景星某妹，但只是曹玺之妾，并非元配正妻。至于顾氏与曹玺结合之缘由，则出于揣想，文献无征。

《曹寅小考》通过顾景星《怀曹子清》诗中“深惭路车赠”句中“路车”一词典源的考索，不仅进一步助证了顾景星与曹寅的舅甥关系，顾景星与寅母盖为同父异母兄妹，而且判定顾景星作诗的康熙十八年，寅母顾氏已经去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棟亭集》中亦得以印证。

《棟亭诗钞》卷四有《题王南村副使风木图》，诗云：“风木吟何限，杯圈属孝思。穷年护丘垄，黦墨变松茨。破散伤游子，清明摘柳枝。披图良触迁，日暮更深悲。”

王南村，名范，字诚之，号南村，浙江平湖人，太学生。博通史汉，善擘窠书。狂草有绿天庵僧之致，花鸟虫鱼绝似宋元人小品。中年后又精鼓琴（见《嘉兴府志》）。诗题所及之风木图，盖其为曹寅所绘。

此诗依序当系于康熙四十二年春，乃清明祭扫之日曹寅“披图良触迁”，寄托其思母之悲绪。诗中“风木”之典喻父母亡故，而“杯圈”则专指思念亡母之典故。然而其时嫡母孙氏尚健在，故知其所思乃生母顾氏。因顾氏虽生其身，却是庶母，故压抑多年，直到乃父去世年久，嫡母孙氏亦至垂暮之年，方得一写其“孝思”。前此于康熙三十九年，曹寅留表兄顾昌于江宁织造府中，校刊《白茅堂集》，并于八月十七日作《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此诗所寄托的感情与该文如出一辙，悲悼之外，皆寓其有憾于当年，而补救于当今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曹寅在《棟亭集》还有不少篇幅写到他与顾景星子顾昌在康熙三十九至四十三年之间的交游唱和，其中有的篇章还回忆了他们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情景。例如《棟亭诗钞》卷四《夜饮和培山眼镜歌》有云：“与君半百皆称翁，花裆荻戟颇忆嬉庭中。”这些内容也都证明了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其二，关于曹宣（后因避康熙帝玄烨讳改荃）生年之考定。

关于曹宣的生年，有论者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

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云云，定为康熙元年。也有论者，定为康熙二年。其说不一。

《棟亭诗钞》卷二《十五夜射堂看月寄子猷二弟》诗云：“西署征歌东署闻，南楼送酒北堂醺。人间清夜无拘束，千古欢场孰冠群。八月乡关多过雁，中年心事只看云。侍香班散联吟去，疏柳长窗坐卯君。”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九年中秋之夜。诗末句“疏柳长窗坐卯君”，是考订曹宣年龄的最好依据。“卯君”典出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为寿》诗，其中有句云“东坡村里寿卯君”，自注：“卯君，子由也，子由己卯生，故名。”曹寅用此典，仿苏轼对其弟子由（苏辙）的称呼，显然亦因其弟曹宣（子猷）也是卯年生人。而康熙二年，恰为癸卯年。曹寅对其弟生年该不会忘记。何况《棟亭集》中曹寅以卯君称其弟并非仅此一处。例如《棟亭诗钞》卷二《和芷园消夏十首》之《茗碗》云：“卯君茶癖与吾同，对客长愁放碗空。近日衙斋须药裹，一杯清淡只宽中。”所以，我们认为曹宣生于康熙二年癸卯，当无疑义。

至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情愿捐纳监生，二十九岁”云云，恐不确。此类公务文书，因某种原因出现差误是完全可能的，或当时呈报就不确，或辗转传抄而致误，或由满文转译得未必准确。就以此文而言，显误就不止一处，如将曹颜误为曹寅子，将曹颀误为曹荃子等。

关于曹宣的生日，《棟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鎗一枚寄二弟生辰》“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小注云：“生辰同花生日。”唐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见《提要录》；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见《翰墨记》；宋时东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为“扑蝶会”，见《诚斋诗话》。所言时日不同，今多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故曹宣盖生于阴历二月十二日。

其三，《棟亭诗别集》卷一有《与从兄子章饮燕市中》诗云：“野岸绿犹涩，市桥冰已开。归鸿不成序，更逐东风来。寂寞一杯